

37



边疆晓歌



黄天明。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小說写的是一批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組織志願垦荒队，建設云南边疆的故事。

他們在边疆，战胜了炎热、疾病等重重困难，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建成了亚热带經濟作物农場。

随着农場的建立，在紧张热烈的劳动中，在党的教育下，青年們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涌现了像林志高、汪蔚揚、高铁灿、吕乐海、田詠蓮、任哲、苏婕等这样一批新人。小說着力描繪了他們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獻自己力量的全新的精神面貌。

封面設計：梅肖青

边 疆 曉 歌

书号 1830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0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5}{8}$ 插頁 2

1965年3月北京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50000册 定价(3) 1.2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统一书号：10020·1830
定 价：1.25 元

战斗的号角吹响了！

青年們即将离开美丽的春城，踏上征途，奔赴祖国的亚热带边疆。

那里是一片天然碧綠的大地。那里也是一片几乎断絕人迹的神秘的大地。它是埋藏在千里云山之中的一块巨大的綠宝石，它就是本书所写到的孔雀壩。青年們将迎着亚热带阳光，在那里披荆斬棘，和大自然展开一場激烈的搏斗；他們决心把这块綠宝石开发出来，使它在祖国社会主义时代，放射出独特鮮艳的光彩！……

CAS-06/05

第一章

苏婕从家里急急赶到市委会来了。这位刚满十八周岁的女青年团员，脸上神采奕奕，仪表朴素端庄。她推开門，走进了市委會議室，一双黑亮的眼睛，热情地向周围环顾了一下；随后，她眉梢一揚，立即发现了那个首先到会的青年。

那青年坐在靠牆角的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战士服，膝盖上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书页发黄了，字行間划着长短不齐的紅道道。他分明全神貫注地在讀这本书。当他发现好象有人进来了，才驀地抬起头来。于是苏婕看到了他的刚毅英俊的脸，和两片生得略显寬大、坚实的嘴唇。就在他挺身站起时，伴着无声的笑，嘴角微微向上翘了起来。

“你好？”苏婕当即向对方招呼了一声。

那青年端正地站着，同时也向苏婕道：

“同志，你是……”

“我是来参加开会的。”

“我也是！”

“啊，今后我們要在一起了！你在看书，是本什么书？”苏婕走近問道。

“一本……部队发的，”那青年含笑說。他合上书时，书面上的紅字，落在苏婕黑亮的眼睛里。

“《为人民服务》,”苏婕一字字念出声。她把书接过来,又轻声讀着下面那行黑体小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印。”

“你在部队工作嗎?”她揚起脸問道。

“去年已經复員了,又回到铁工厂;我参军前就在那里当工人。”那青年仍旧謙虛地含笑回答。

“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林志高!”苏婕高声叫道。她翻开封面,在內封下角,果然找到了一个用蓝笔签的名字——林志高。顿时,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她的心头,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青年,原来就是她报名参加边疆建設的带头人啊……

那是苏婕出院后不久的事。这年因为一場大病,她耽誤了大学报考,病好以后,她閑待在家里,心里非常煩悶。一天晚上,她的表哥蕭若怀,特意来約她去参加团区委主办的周末晚会,她便高兴地陪着去了。

蕭若怀是个年輕的青年工作干部,两年前,大学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因为是表亲关系,他和苏婕从小就玩在一起,也同在一个学校讀过书。但随着他俩年岁渐渐大了,蕭若怀不知不觉地涌起了一腔对苏婕的新鮮的感情,它迥然不同于童年的友爱。只是,苏婕目前根本不願意理会这种事,蕭若怀出于自爱,一直未便公开向她傾訴自己的心願。

那晚蕭若怀兴致很高,眉宇間流露出一股掩藏不住的喜色。这使苏婕陪他外出时,更在意地把蕭若怀打量了一番:还是那张文文雅雅的脸,高高的身材;穿着天蓝色的凡尔丁青年服,折縫分明的藏青呢褲;走起路来,风度翩翩。这使苏婕暗暗嫌他太派头了,和她这个穿着朴素的女学生走到一处,有些格格不入。不过,蕭若怀的才干,和他敢于战斗的勇气,远在解放前夕,在他参加学生自治会罢課游行时,就給苏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

在許多方面，苏婕是既不大喜欢他，但又是尊重他的。

近来蕭若怀常到苏婕家去，給苏婕带去新的书报，带去祖國各地的建設消息，也带去了亲切的安慰。当晚，他們穿行在灯光人影的街上，蕭若怀又热心地把話題扯开了。

“現在考虑那些做什么！你病才好了几天，应当多休息，少用点脑子，最好暂时什么也不要。把身体搞垮了，那可是一輩子的事情。”

“你倒会說，我怎么能不想呀？”苏婕瞥了表哥一眼，訥訥地說道，“同學們有的繼續升學了，有的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設，到处轰轰烈烈，我閑在家里能好受得了嗎？——拿你来試試！”

“我是說你暂时不要考虑太多。当然，一个青年如果不怀抱理想，不常常憧憬未来，生命就变得枯燥了。我的意思根本不在这里。”蕭若怀語气变得更婉轉了。“我是說，你要考大学，反正今年已經錯過了。如果明年报考，温习功課有的是時間，何消現在心焦？就是你想参加工作，也得等身体复原了……”

“我想参加工作，真的，表哥！閑在家里，我真是受不了。”苏婕的語气越来越激烈了。指着前面一座新盖的大楼，急切地道：“你瞧，这座楼房，我出院的时候才动工几天，啊呀！这陣快通到天上去了……你就不想想，我咋个安得下心？”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蕭若怀从容問道。

“無論做什么都行！”苏婕紧接着答道，同时深思地聳起长眉，“我想先参加一段工作。組織上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等到明年暑假，我再申請去考大学，去学生物，你說好嗎？”

“还是你那个志願？……我发现你爸爸对你的影响，最深不过了！”

苏婕不作声了，她的心被理想載向了远方……

苏婕的父亲是一位生物学教授，尤其对热带植物研究作过许多努力。解放前，当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曾不惜辛劳远游到“瘴癘蔓延”的云南边疆各地。他冒着炎热，几乎踏遍了边疆的山林平壩。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在植物种类繁多而且永不凋謝的錦綉之乡，他发现那里资源无穷，宝藏丰富，真称得上是“植物王国”。他为这富饒的土地欢欣鼓舞，整日着魔似的工作着。但是在那个时代，单枪匹马的学者能有什么作为呢？这个地区是被人視為“不毛之地”的，它被瘴癘籠罩着，使人不寒而慄，望而生畏。教授只有在激奋之余，对着这茂盛的植物，惋惜痛心不已。

他曾經无数次慨叹自己力量单薄，眼看着这未經开发的肥沃土地日益荒蕪下去。他于是发誓要把他的种种发现著文公諸于世，让人们早日了解，早日开拓，使它早日綻开五彩繽紛的花朵。不幸的是，这位爱国的植物工作者未能遂心如願。他广勘博采近一年，未及踏上归途，便被边疆的駭人听闻的恶性瘧疾残酷地夺去了生命。留下給家人的唯一紀念物，是他死前托同事带回的一本字迹模糊、多处不可辨認的記事手册。当时苏婕还在小学讀書。但父亲的形象和志向，却深深地銘刻在她年幼的心灵里。……現在，她所神往的，正是她父亲未完成的業績啊！

“也許是我想得太多了，可能不切实际，”苏婕象从梦中刚醒过来似的，激动地說道，“有时我想去学生物，有时又想去学医，将来到边疆去当一名医生。”

蕭若怀却按着自己的心願，发表了不同的意見：

“依我看你做青年工作很合适。你的性情总是那样热热烈烈的，对新鮮事物，又那么銳敏，……”

“是嗎？”苏婕看了蕭若怀一眼，复又沉入自己所想象的天地中。

再往前走，路面寬闊了。溫暖的夜風愜人心意地吹拂着。已是深秋季节，并不感到有寒意。他們徑直朝着燈光燦爛的地方走去，那里是昆明市工人文化宮。今晚团区委在这里組織廣場演出。他們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进了文化宮的大門，刚一歇住脚，人們就象发大水似的打身边涌了过去，接着分散开了，多股多路地伸向各个娱乐场所。文化宮里的晚会活动真是五花八門啊！

他們要去的演出場所，華燈高懸，人聲鼎沸，結伙成堆的，大都是青年職工、學生和小娃娃。演出還沒有開始，正在打場子哪。

“走，我們先到別處去耍，待會再來，”蕭若懷拖着蘇婕要走。

“青年同志們，靜一靜！”一個女同志在廣場中央的一張凳子上站起來了。她揚起右手，用鏗鏘的聲音宣布道：“青年同志們，趁我們演出還沒有開始……”

她要說什麼呢？被拖出圈外去的蘇婕，站着不走了。

“她就是這一區的團區委副書記。”蕭若懷指着那女同志說。“走吧！我知道她要說什麼了，材料是我們轉發下來的。”

“親愛的同志們，在我們昆明市青年中，出現了一件大好事……向大家宣布一份申請書……”那個女同志的高嗓子和蕭若懷的話，一同傳到蘇婕耳朵里。

“什麼申請書？”蘇婕好奇地問道。

“一個從部隊復員回來的工人，申請到邊疆去。”

“邊疆？！”

“唔！是一個可貴的行動！”蕭若懷贊美說。“走，我們先到那邊去耍。”

“不，我想听听。”蘇婕聆听着。團區委副書記的聲音更響亮

地传了过来：

“……团员同志们和青年同志们，这封申请书，不是我们这一区的同志写的；人家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大家听我念念这份申请书，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新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做好革命的接班人，怎样对待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满场的青年哄起来了。有人操着昆明腔，奶声奶气地吼着说：

“副书记，请你说明白一点，我们到底是咋个落后了？”

“静一静，同志们！”副书记用力挥舞着两只手。人声刚平息下来，她抓住机会就大声宣布道：“这是合成铁工厂的党支部副书记林志高同志写给市委和团市委的申请……你们莫喊叫，等我来念……”

会场安静下来了。团区委副书记两手展开申请书，鼓足了劲，激昂慷慨地宣读起来：

敬爱的祖国！

敬爱的市委和团市委负责同志！

我是一个从革命部队复员转业的铁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一年前，当我身为一个边防战士，在边疆执行边防勤务的时候，亲眼看到我们云南边疆，有着一片又一片广阔、肥沃的处女地。那处女地上不仅一年四季能长出粮食来，而且据说最适宜栽种各种名贵的热带经济作物。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向往着有一天能用我们的双手把它们开垦出来。最近，我参加了全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学习了祖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听到了北京市青年发起垦荒的消息，我的心头热腾腾的，恨不能马上拿起锄头，和他们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垦荒大竞赛。只有在高温的炉子里才能炼得出钢

来！我的願望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只要有党在，有我們集体在，就能使荒蕪的边疆开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敬爱的負責同志：我自小生在农村，因家里无田无地，我母亲曾領着我去地主家磕头求租，結果遭受到地主的辱罵和拒絕。后来，我就梦想着到哪儿去找块荒地，用自己的力气把它开垦出来。可是在旧社会，我不仅实现不了这小小的心願，而且还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今天，我又向往着去开垦荒地了！但我再不是为了謀取一家的吃穿，而是为了立志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为了我們子孙万代，他們能够永远过幸福的生活，永远不再遭受我过去所遭受的苦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任何困难都擋不住我們，有一千条困难，我們把它踩到脚底下，有一万条困难，我們还把它踩到脚底下！

我迫切地希望党和祖国批准我的申請。讓我們組織一支青年垦荒队，去开发亚热带的云南边疆吧！

申請人 林志高

广场的一角响起了清脆的掌声，跟着四面八方把巴掌拍响了。苏婕霎时被席卷在这个热情洋溢的、沸騰的大海里。她身不由主地随着大伙向前涌去。这些青年們啊！他們都是在新生活里成长起来的，当祖国大規模地进行建設的时候，哪个不想搶步在先呀？他們的呼声一个高过一个：

“我也申請到边疆去！”

“把我的名字写上！”

“向林志高学习！”

有一个青年小伙子，冲到团区委副書記身旁，以秋风扫落叶的势派在場子上轉了个圓圈，就大声宣布：

“請允許我吕乐海发表一点声明：最艰苦的任务是属于我的！我是一个鉗工，和林志高一样，是工人階級，是个共产党员，

我也申請去建設边疆！說到做到，我現在就給組織上打個報告……”

“我也申請……”

青年們的手臂象森林一樣舉向空中。

苏婕被激動了。她只覺得好像有個美好的東西突然從心間飛走了，暗暗責備自己道：“為什麼我光知道想而不知道行動呀？瞧！人家的提議多好！”但同時，又覺着好像被別人拖了一把，她登上了山嶺，視野忽然開闊了：她望見了自己所渴求的東西，望見了足以發揮她的創造力的廣闊天地，而那個天地正是她父親生前所踏勘過和贊美過的啊！她興奮地舉起了手臂；她的生命被崇高的理想和戰鬥的快樂，推到了一個光輝的起點上！

就在當夜，苏婕交出了自己的書面申請。

從此以後，苏婕便開始沉浸在對未來的美好想象中了。她等呀，等呀，等待着上級的答復，也等待着有一天能見到林志高，見到這個帶頭的青年人。

這時，苏婕終於和林志高見面了！他們相互熱烈地握手，熱烈地交談着。共同的理想，使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一下子便熟悉了。

一会儿，門推開了，先後進來了三四個青年，都是年紀輕輕的。其中的一個，身材不算魁梧，閃動着一雙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灵的眼睛。他走進來，不等站住腳，就象喊口號似的揮起一只手——

“請允許我發表一點聲明——”他高聲宣布道，“我是個鉗工，名叫呂——樂——海！你們可記住了？”

會議室一下子變得活躍了。林志高忙去和他握手，苏婕驚喜地失聲叫道：

“噯呀，我見過你呀……”

“开玩笑！”那个叫吕乐海的歪过脸去，不以为然地說，“我倒沒見過你！”但少頃，他的眼珠骨碌一轉，想起什么来了，就冲着苏婕嘻嘻笑起来，說，“嗯！可能，那是我当小娃娃在街上帮人家擦皮鞋的时候，可对了？”

“你才真是开玩笑哪！哪个見着你在街上擦皮鞋？”在場的青年都随着苏婕笑开了。苏婕又馬上提醒他說：“你要是忘性不大，就一定記得起：那天晚上，宣讀林志高的申請，是哪个挤到場子中間轉了一个圈？”

吕乐海想了想，承认了。但他申辯說：

“我說的也是千真万确哪！我从小就学擦皮鞋，比这更小的时候就沒有了父母亲；討飯吃。討得着就吃，討不着我就早早睡觉。嘻！要是那其間把我餓死了，我吕乐海现在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活不到二十来岁了。你們莫笑，这都是真的！”

他这一說，在場的青年們笑得更开心了。

但有一个青年一直沒有发笑。他只是在別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才惊异地露出了一些些笑意。这个青年，个头不算太高，却有着寬闊的肩膀，寬闊的額头，額下生了一双深邃的、閃閃发光的眼睛。他来到會議室，沒說过一句話，却无时不在用眼睛努力捕捉着大家脸上的表情。后来，林志高从他取出来的一个小本子上知道：他叫汪蔚揚，是个在朝鮮前綫因負伤而聾哑的青年荣誉軍人。

于是大家紛紛过去和他握手。

十点钟。

来参加接头会的十名青年陸續到齐了。

那个来在最后的，是一位家住郊区的农家姑娘。她穿一件蓝士林布上衣，外套黑坎肩，黑坎肩上系了个绣花围腰，用红头绳扎着一根黑浸浸的大辮子；通身显得非常朴素。苏婕望见她气喘吁吁地红着脸进来，忙去打招呼。不等通名报姓，她俩就抱作一团笑起来。这农家姑娘和苏婕一般高，但身体比苏婕长得结实；脸上浮动着一层农村女青年所独具的白里透黑、黑里透红的光彩。她也許不比苏婕年纪大，但从她那惹人喜爱的神态上，苏婕一眼认定对方是个厚道持重的伙伴，象个小大姐似的，真好！

“我叫苏婕，你呢？”

“我叫田咏莲。”

“快坐下吧！”

“嗯，你坐嘛。”

“你家离这里很远吗？”

“走惯了也不觉得远。我们平时天不明就进城来挑肥，个把小时就到了。”

“咏莲，你是咋个想起要到边疆去？”苏婕好奇地向她问道。

“我想嘛，”田咏莲环顾了一下周围的青年，倒不面软，但却低下头来，用不太高的声气说，“我想了好几道了。我们是青年嘛，哪里艰苦就应该到哪里去。我们学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知道了我们国家还有许多生荒地等待开发。我就想嘛，我们这一辈的青年不挑起这个担子，还留着哪个去挑？”

田咏莲质朴的回答感动了苏婕。她们又手挽手抱作一团了。

这是十名青年为开发边疆亚热带自然资源、联名发起组织青年垦荒队的接头会。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是热烈的，昂扬的。

青年們一个个喜在眉梢，笑在脸上。他們意气风发地在一起座談了自己的崇高志願。他們共同起草了一份联名发起到边疆去垦荒的申請书。

“讓我們来签名吧！”末了，林志高站起来說。

青年們立刻围到桌前。这当儿从窗外送进来一陣从容不迫的脚步声，随着，一位体格健实、面容丰满、有着一派軍人风度的女同志，走了进来。

她是省委委員、昆明市委副書記柳向茵。

柳向茵依旧保持了她的过去在革命部队里的装束：蓄着短发，穿一套裁剪适度的呢质旧軍服，并且沒有忘記扎皮腰帶。她已經是四十出头的老战士了，但精力旺健，双目有神，整个仪表給人一种革命人永远年青的感觉。她把两手插在褲兜里，端詳着每个青年，瞧他們一个个是那么郑重地在发起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她的丰满的面容上不觉浮起了笑意。

一时，她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是这么大的年紀，他們那一輩的青年人一群一伙，从黑暗統治下走出来，奔向革命的道路。他們是那样激昂慷慨，人人心里燃烧着革命烈火，抱定誓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决心。他們紧紧地跟随党和毛主席，从战斗走向战斗，千錘百炼，历尽艰危；青春在斗争的岁月中消逝了，更有許多同志前仆后继，英勇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想起这些，柳向茵不免有些激动，看到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又特別感到欣慰。是啊！現在，一場壮丽的、建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战斗，又在亚洲东部广闊的土地上全面展开了。与此相应的是，一代出生在旧社会、却呼吸着社会主义革命空气的新

人，又蓬勃地成长起来了！他們一个个紅光滿面，就象早晨的太阳一样！柳向茵不由得欣喜地拍着青年們的肩膀，朗朗笑道：

“青年同志，看到你們我真感到幸福。想起我們那个时候参加革命，夜半三更跑出来，敌人还追在后面打黑枪！可你們呢？声气这么高，大吼大叫的，还专门有人替你們作宣传，扩大你們的先鋒作用的影响。”

林志高等十个青年会心地笑了。这笑声包含了对党的感激，对革命前輩的敬慕；沒有党和毛主席，沒有老革命长期的英勇奋斗，他們哪有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啊！

柳向茵却开始夸奖他們了。她坐在青年們中間，把他們的申請书审查了一遍，滿意地点着头說：

“唔，不錯，你們沒有辜負这个时代，你們的脚步走得不慢。不要小看了这件事，这是一种可貴的爱国行动，也是你們願作革命接班人的具体表現。我們也不能看作这只是你們几个青年的事，你們嘛，只不过是几个先冒出地面的嫩芽芽，更多的嫩芽芽跟着就要冲出地面！这说明青年同志們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新中国青年的心胸气魄。我們大力支持你們，你們說好不好？”

“好！”

十名青年热气騰騰地回答着。他們的可爱的面孔，在柳向茵眼里变成了十顆亮晶晶的明珠，一根紅綫把这十顆明珠串联在一起，是那么絢烂夺目！这使柳向茵滿怀喜悅。她着实想再夸贊他們一番，但沉吟片刻，把話咽住了，反而带着試探的口吻問道：

“你們主意拿准了沒有呀？是不是真願意离开城市到边疆去？”

“願意！”